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刑考 讞審下

元

世祖時斷死罪之數 中統二年斷死罪四十六人 三年斷死罪六十六人 四年斷死罪天下共七人 至元元年斷死罪七十三人 二年斷死罪四十三人 三年斷死罪九十六人 四年斷死罪一百十四人 五年斷死罪六十九人 六年斷死罪四十二人 七年斷死罪四十四人 八年斷死罪一百五人 九年斷死刑三十九人 十一年斷死罪三十九人 十二

年斷死罪六十八人　十三年斷死罪三十四人　十
四年斷死罪三十二人　十五年斷死罪五十二人
十六年斷死刑一百三十二人　十七年斷死罪一百
二人　十八年斷死罪二十二人　二十年斷死刑二
百七十八人　二十二年斷死罪二百七十一人　二
十三年斷死刑百一十四人　二十四年斷死刑一百
二十一人

時趙天麟上策曰天道莫大於生故春居歲首而王者
法之以立禮部其次莫貴於長故夏居春次而法之以
立兵部又其次方及於殺故秋居夏次而法之以立刑
部竊見方今大罪囚徒鞫訊既成司縣具詞以申於路

路覆鞫之以申達於上司上司還理官覆察既審而後刑之慎之至也或有及立春之後所在行刑此亦似乎失天本意也方春之月勾芒御辰萬殊有榮滋舒暢之容而無枯瘁蕭條之理故王者順之於是乎掩骼埋胔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無胎天飛鳥走獸毋焚山林凡羅網之類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但當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命有司省囹圄毋肆掠止獄訟可也以卉草鳥獸之微尚令被澤而況於人乎以獄訟肆掠猶禁止而況於刑人乎及乎商風振起少皞司天鷹乃祭鳥霜飛蕭艾於是乎審斷戮罪乃所以順陰氣之嚴凝助陽律之不逮也且春夏行刑則是春夏二時行秋冬之令

災殃之效具見古書非臣所能盡言也頃者連年變異蔬穀不登或隕霜不殺草而桃李開華或地震日月食而動靜不一斯皆陰陽反覆而意或有以致之也伏望陛下仰稽天意載審刑章凡有罪當死以上命省部秋冬遣理官出而執之凡罪不至死及非常之事宜速决者不在此限外依上施行庶幾休徵薦至氣候相協天

麟又上策曰周有八議議賢議能故賢能雖父祖子弟之陷罪國家亦不連坐禁錮而棄之也竊見方今陷大罪者除本人已就極刑外其妻孥親屬有投諸遠方而不齒者有繫於場冶而應役者有役於右姓而為臧獲者有配於士伍而就苦地者斯皆盡除悪務本之當然

切恐有委沙遺金之餘恨也昔崇鯀之方命圮族王敦之狼顧天邑伯禹乃崇鯀之子茂弘乃王敦之弟虞舜殛鯀用伯禹以爲司空而不疑晉元罪敦知茂弘之忠節而不問故能奠高山大川之地成九叙之歌以躋虞舜於無爲之休恢凌霜貫日之城剪吞沙之冦以致晉帝於中興之美蓋由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賞之施出於公也由此觀之籍没之人不宜終身禁錮明矣又竊見方今或因贓濫或陷逆流例皆籍没其財歸諸內府散於宗室班於外家彼犯罪之家非刻剥於下民則兼幷於貧人以得之今而顯彰孽露干我常刑是因利以買害也且國家不患無財貨之用右族不患有饑寒之

窘豈賴夫籍沒貪穢之財以周所用乎然今未免此事者亦因循而不以爲意故也伏望陛下畱心細慮下令昭陳凡當籍沒之家内子孫弟姪若有超然特異足學知政之人聽有司公舉錄德量能而用之不在禁錮之限凡當籍沒之財則於一所明立簿記待儲積之多散於無告之人可也

成宗初年六月御史臺臣言先朝决獄隨罪輕重笞杖與施今止用杖乞如舊制不允　七月札魯花赤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遺詔禁治之　元貞元年御史臺臣言内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

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

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縶累暮即行刼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二年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非奉旨毋擅罪官吏　六月降官吏受賍條格凡十三等　七月詔倉庫官吏盜所守

錢糧一貫以下笞之至十貫杖之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百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爲則　大德三年三月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詔軍官受贓罪重者罷職輕者降其散官或決罰就職停俸期年許令自效　四年正月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　五年定強竊盜條格殊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　八月詔遣分道賑恤凡獄囚禁繫累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讞仍爲定例　七年四月左丞相荅剌罕言僧人脩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者有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

究於福何有帝加納之　十一年十二月詔行世祖所

條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

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故

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

裁決又言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

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讎歸一遵而行之制

曰可

武宗至大二年六月更僧俗相毆令皇太子言宣政院先

奉旨毆西僧者截手詈者斷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

典僧俗相犯已有明憲請更其令

仁宗皇慶元年諭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

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免寃抑　延祐元年十一月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　二年冬十月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不聽　十一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杖之俾養父母毋絶其祀　二年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申切謂刑名之重莫最於殺人獄情之切莫先於檢驗事體多端情態萬狀有同謀共毆而莫知誰是下手重者有同謀殺人而莫定誰爲初造意者有甲行兇而苦主與乙仇嫌而妄執乙行兇者有

乙行兇而令在下之人承當者若此之類未易枚舉今
省部定到屍形格式於內爲是開寫正犯干犯名色檢
驗之際如是事體明白就埸認是致命痕傷者令正犯
人下畫字則於事體無害設若苦主因而私怨所告不
實倉卒之間疑似未定必須仔細推鞫方得其情若便
抑令被告行兇人於正犯人下畫字以後鞫問得却係
他人則異日必指原非正犯以爲翻異之階若令於干
犯人畫字苦主未見何人承當致命傷痕則必隨時有
辭不肯承領屍形或爲添寫被告二字作被告正犯人
於下畫字則比原降格式不同上司必爲駁問遣錯其
有司官吏臨屍檢驗之際變亂事情多因此致今後正

犯人干犯人不須豫先刊定若是當塲認定行兇致命事情明白者則於屍帳上明白標寫作行兇正犯某人畫字設若事情疑似未易辨明若則標寫被告行兇人畫字聽候已後推鞫明白於事無疑獄情易辨刑鮮寃濫已刑部議得先爲本處檢驗屍傷多生奸弊是以參酌定立屍帳圖畫屍身遍行各路遵守蓋欲救弊防奸期於事情明白而無寃滯今廣東道廉訪司所言屍帳上預先標寫正犯干犯名色事有窒礙今後凡檢驗今後凡檢驗屍傷若當塲定執致命傷痕無差行兇人等審問明白別無可疑者正犯人於下畫字若是情未定首從未分止行兇或被告人畫字如初復檢驗定執明

白而行兇人在逃卒急不能追獲或召呼屍親未到聽將原檢屍帳權且連粘入卷用印關防俟獲正犯召到屍親畫字給付庶不差誤　三年五月勑大辟臨刑敢有横加刲割以重罪論凡鞫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五年五月遣官分道減決笞以下罪　六年九月御史臺言比者罪以賂免諸犯贓罪已欵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究其罪帝從之　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只吉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獵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魯忽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為奸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　時宿司徒以曹夢炎訟田受賂上怒欲殺之康里回回曰受賂而按

田不實罪准枉法論不至於死上惡挑法卒殺之又湖廣省臣某出兵討殺洞賊以賄敗上欲寘之極刑曰贓罪應杖律無置死之科況有功可贖乃從回議不殺

英宗時自當爲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槖駝死道傍因舁至其家醢之直數甕中會官槖駝被盜捕索甚急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詞疑爲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爲贓旣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冤始白　至治初濟陽縣有牧童持鉄連結繫野雀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　時參議中書省事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

法當杖太后命笞之皇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二年二月纂集大元通志成一曰斷例二曰條格三曰詔赦總二千五百三十六條頒行天下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條格而損益之凡爲條若干名曰通志而頒行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者百無一生還若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韙是之卒不果行　三年正月出趙世延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妄逃去丞相拜住爲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是年逮怯伏誅

逮怯許納之子訴父謀叛毋私漢人上曰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　十月杖南臺大夫康里脫脫謫之雲南坐請告未得旨即去職故也

胡粹中曰御史大夫　漢爲三公在唐宋爲風紀之長蓋朝廷所謂大臣也唐宋璟坐監杖朝堂杖輕貶秩前史譏璟監所不當監玄宗貶所不當貶夫御史大夫監杖他人且不可況親自受杖乎以御史大夫而受杖則國家之禮義亡而斯人之廉耻喪矣

泰定帝泰定元年二月監察御史宋本趙成慶李嘉賓言盜竊太廟神主由太常守衛不謹請罪之不報　八月勑以刑獄復隸宗正府依世祖舊制刑部不與　二年

十二月中禁圖讖收藏不首獻者罪之　三年三月上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有旨自今當釋者勑宗正府審覆　四年六月錄繫囚

文宗天曆元年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廸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是身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從之　十月中

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制可　十一月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自願者聽

胡粹中曰蒙古色目不生於空桑獨無父母之愛乎且自有天地以來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若君教其臣以無父則爲臣者他日必至於無君其始也倒剌沙以異類而佐其君與無父之教文宗入圖首革其弊當矣

二年冬初不花乘亂率衆掠居庸以北民皆爲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與和路捕得盜論死刑部議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而本路隱其罪惡獨論盜死於法不當中書以聞上嘉而從之　三年正月中書省臣

言近籍沒欽察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
繼今臣僚有罪致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
不得沒爲官口從之　八月河東宣慰使哈散託朝賀
爲名斂所屬鈔千錠入巳事覺雖會赦仍徵鈔還其主
勅自今有以朝賀斂鈔者依枉法論罪　至順元年二
月勅諸人非其本族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八月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言臣等比奉旨裁省衛
士今定大內四宿衛之士每宿衛不過四百人累朝宿
衛之士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二十四人當減者
四千人內饔九百九十人四怯薛當留者各百人累朝
舊邸官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千一百二

十人勝臣怯憐口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歸本部着籍省役自裁省之後各宿衞復有容匿漢人高麗人及奴隷濫充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半以籍入之半為告者賞仍令監察御史察之制可　十月御史臺臣言內外官吏令家人受財以其干名犯義罪止四十七解任今貪汚者緣此犯法愈多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　十一月臺臣言陝西右丞怯烈受人僮奴及鸚鵡請論如律上曰怯烈官至宰執位重祿厚猶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贓失於太苛其從重者議罪因勅自今饋禽鳥者勿論　又奏中丞和尚受

婦人爲贓遏赦見原其人貪縱有汚臺綱理宜追奪命制禁錮終身制可　三年河北撫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耳律諸職官有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有所規避與詐奔喪者同科詔廷臣議行之

寧宗初即位時定婦人犯私塩罪者爲令　二年蘇天爵慮因於湖北行部至江陵民父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

乃生丙子而出乙乙俟丙子行會茶即舟中取斧並斲
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
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
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
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於理　常德民盧甲莫乙汪
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有弟爲僧欲私甲妻不得
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
首棄草間屍與杖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
屍與杖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
與杖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
時目已瞽其言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

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　呂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思誠案議云男女無父毋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毋遠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　時詔不該原免罪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決者申達　部詳讞釋放

順帝時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既赦宥宜釋之御史瞻思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

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友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聽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柰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　元統二年遣省臺官分理天下罪囚狀明白者處決冤者辯之疑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至元元年五月定守令督捕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四年六月廣東廉訪司僉事恩莫緯言處決重囚宜命五府官斟酌地里遠近預選官分行各道比到秋分時畢事從之　至正二年時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方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

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時蘇天爵上奏曰國家自太祖戡定中夏法尚寛簡世祖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聖相承日圖政治雖法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歳月既久條例滋多英宗始命中書定爲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曹材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是以繁條碎目與日俱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遍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識而誤犯奸貪之吏獨習知而舞文事至於斯深爲未便宜從都省早爲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圜坐聽讀定

擬去取續爲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制參差牴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講若畫一要在詳書情犯顯言法意通融不滯于一偏明白可行於久遠庶幾列

聖之制度合爲一代之憲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

獄具制　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濶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乾木爲之長濶輕重各刻誌其上　手紐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橫三寸厚一寸　脚鐐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連環重三斤　竹杖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罪五十七以下用之大頭徑三分三釐小頭徑二分三釐罪六十七以上用之大

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罪八十七以上用之並刋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决者並用小頭其决笞及杖者受栲訊者兩股分受務令均停

訴訟法　凡告人罪者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誣告者抵罪及坐凡告人罪者須自下而上不得越訴越訴者笞五十七本屬官司有過及有冤抑屢告不理或理斷偏曲幷應合廻避者許赴上司陳之諸府州司縣應受理而不受理雖受理而聽斷偏曲或遷延不决者隨輕重而罪罰之

皇明

大明令凡　特旨臨時處決罪名不著爲律令者大小衙門不得引此爲例若輙引此律致令罪有輕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

諸司職掌凡各布政司幷直隸府州遇有問擬刑名笞杖就彼決斷徒流遷徙充軍雜犯死罪解部審錄發落其合的決絞斬凌遲處死罪名各處開坐備細招罪事由照行事理呈部詳議比律允當者則開緣由具本大理寺覆擬平允行移各該衙門如法監收聽候依時差官審決如有決不待時重囚詳擬允當隨即具奏差官前去審決其有情詞不明或出入人罪失出入者駁回改正再問若故出入情弊顯然具奏連原問官吏提問

太祖即位之初懲元寬縱立法甚嚴而用之尤毫髮不少假凡臣民有犯法應誅者輙無貸　洪武元年令處决重囚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　二年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熈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三年庚戌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輙行刑　十四年十月　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决　十六年正月　上諭刑部尚書

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二十六年五月陜西民有坐事當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　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時詹徽武昌人同之子性殘忍用刑最刻　洪武中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二十六年受

命鞫藍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入玉大
呼徽即吾黨遂併殺徽徽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爲吏
部郎中王朝用草疏申救善長幷欲中縉危法初　懿
文太子亦恨徽徽嘗侍　太子錄囚太子屢欲有所出
徽輒文附重法　太子爲白　上先入徽言謂　太子
曰徽執者法也　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　上曰
汝欲遂自爲　皇帝耶　太子懼因感疾卒謂　建文
君曰詹徽殺我至是建文君爲太孫錄藍獄先斷徽手
足戮於市嘗閱芝園集其說如是云
成祖永樂四年夏四月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
者宜執付法司罪之　上詰其實對曰以氊衫市之而

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執奏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治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議價值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氊衫獲罪矣　是時有幼孫厭祖母者論當死刑部主事李厚鞫之曰童稺無知豈有惡逆施於親愛者乎而坐之重辟枉矣遂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　上親訊之以物試指東西頗知意旨怒曰童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安南厚忻然就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　上耶厚在安南者凡三年　上忽感悟召爲吏部主事安南復叛行五日而變作華人流寓者

多死馬論者謂厚之免也蓋好生之報云　時右都御史袁泰有才辯明法律然頗深刻嘗鞫經歷王爵鍛成其獄屬吏薛希勝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寘之法　上召廷臣會審得釋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時彈文出解縉筆也　上責泰曰國家爲治在法而持法平者御史也今若此欲無冤得乎　九年辛卯春三月指揮某以罪發交趾充軍先是指揮某狀通政司云天城衛千戶某以罪具獄刑部毋致貨託巳爲賂部官求免巳不敢從因併贓首事聞
上命法司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違法以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仍

命法司訊之乃知指揮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毋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探其家饒給言已與部官厚可代以賂免毋遂致貲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之法司覆奏法當千戶之毋准與贓律指揮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衊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解送交趾充軍是可爲原情定罪者例矣　十年乙卯令死罪臨決須三覆明白然後行刑

英宗正統四年令重囚三覆奏畢仍給　駕帖行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死囚赴市凡秋後取決重囚

內有所寃枉者直皷給事中接受本狀封進仍批　手
勑令校尉前去市曹免行刑候請　旨　天順二年令
每歲霜降後該决重囚三法司會多官審録永爲例
成化十四年奏准凡真犯死罪重囚推情取具招　詞依
律擬罪明白具本連證佐干連人卷俱發大理寺審録
如有招情未明擬罪不當稱寃不肯服辯者俱駁回再
問若招情明白擬罪合律輸情服辯者本寺將審允緣
由奏奉　欽依准擬依律處决方纔回報原問衙門監
候照例具奏將犯人　引赴　承天門外會同多官審録
其審録之時原問原審幷接管官員仍帶原卷聽審情
真無詞者覆奏處决如遇囚番異稱寃有詞各官仍親

一照卷陳其始末來歷幷原先問審過緣由聽從多
官從公叅詳果有可矜可疑或應合再與勘問通行備
由奏請定奪

憲宗成化巳酉十一月凌遲妖人桑冲冲山西石州人也
初姓李因賣於榆次縣桑茂家遂冐姓名先是大同府
山陰民谷才以熟女紅爲女師得姦宿良家子女凡一
十八年未敗冲生有美姿聞才名往從之遂得業其術
將眉臉絞剌作三柳狀戴鬏髻爲婦人飾歷大同平陽
太原真定保定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處爲女師描剪
花樣扣綉鞋頂荷包等往往探有良家女子出色即假
稱在逃乞食婦人先於近傍投住小人家獻針工一二

日覓其家引進作女工晚或同歇誑戲行姦有貞烈不從者又合成迷藥噴之默念昏迷呪往往迷而成之既遂欲又去之如此者近十年淫良家子女凡一百八十餘人至　是年七月十三日遊至真定晉州聑材（州地名）生員高宜家詐言趙州民張林妻爲夫打罵逃乞宿宜念留之置南房內歇宣壻趙文華向冲求奸冲推出不允文華強捽冲仆地始知非女子遂繫冲送州審實以所犯有數十惡律無該載遂以聞　上御奉天門謂都御史王越曰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遂棄市　時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毋死二子爭葬爭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

無繼子之心死後歸墳雖見先夫之而令後子收葬

孝宗弘治三年申明凡律該決不待時重犯鞫問明白曾經大理寺詳允奏奏欽依處決者各該部院并該科即便覆奏會官處決不必監至秋後　皇明祖訓曰凡民訟獄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搆陷鍛鍊之弊再考會典所載諸例曰詳擬罪囚無非致其欽恤之意而已　十一年奏准凡敗倫傷化如弟收兄嫂之類及親屬相奸至死罪者雖一時　恩例應該宥免若革後不改正怙終不悛者仍問死罪　十六年令凡盜賊贓仗未真人命死傷檢勘未明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

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照酷刑事例問革爲民
世宗嘉靖二年題准今後處決重囚務在未時以前畢事
六年妖人李福達獄情未明遣御史馬錄布政李璋等令
三法司會鞫顏頤壽等以原擬上忤逮繫三法司無人
乃命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重訊
於 闕庭擬錄挾私故入人罪 上怒欲坐以死璁以
律文故入未決永戍嶺南其餘戍邊削籍有差死杖下
者十餘人張寅得釋璁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
頒示中外 七年議准重囚家屬於臨決前一日即訴
鼓狀該科薄暮封進凡有應決應留囚數姓名決日午
前傳出午後不須覆奏即便行刑 十年議准重囚家

屬俱於二覆奏　命下之日投遞敕狀該科糸詳與三

覆奏本一同封進取　旨行刑　十八年新城有軍戚

後妻言訟子不孝知縣吳瑗縛於市會屠劊磔之其弟

訴巡按金清得其狀上之　上惡其專殺逮繫杖戍絕

邊後卒誅之屠亦遣戍　三十四年冬十月讞囚楊繼

盛三木詣　朝審諸內臣士庶遮道聚觀嘆曰此天下

義士也指三木曰何不以橐世蕃嚴嵩揣知　上怒失

俟諸臣遂以盛名附張經李天寵疏末覆奏因得　旨

處決盛妻張氏上言願梟首以代夫命嵩抑不得達盛

遂遇害

欽審

宣宗宣德元年諭三法司曰古者夏孟斷剖薄刑出輕繫仲夏閱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 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不枉民命今 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 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孝宗弘治六年四月太監韋泰傳 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穆宗隆慶四年刑科舒化以熱審請釋李芳等三十五人
時已瘦死者六而餓瘠者半　詔釋芳等六人戍南京
餘繫如故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三法司接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三
法司幷錦衣衛見監罪囚無干証的放了枷號的已下
便減等權審發落重罪情可矜疑幷枷號的都寫來看

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刑科給事中楊應文因亢旱日
久奏曰　祖宗設司政之官律例之條五刑五罰森不
可越又慮無辜者或罹於法每至五年外有恤刑之臣
內又有熱審之令所謂熱審者誠恐輕重罪囚或有冤
抑致傷和氣特差內官一員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將見

監罪囚一從公審錄情實罪當監候聽決其有情可矜疑事無証佐可結証者具　奏處治徒流以下減等發落笞罪釋放毋令淹滯　祖宗二百年來相傳家法蓋如此今歲五年熱審之期見監法司者俱有更生之望獨計鎮撫司所監犯人未經法司審擬查得每年鎮撫司舊犯凡經打問者俱送司定罪奏　聞發落頃自稅璫播羅織之威而緹騎四出爲藩司爲守令推官經歷爲舉人生員爲武弁齊民被逮繫獄者不下一百五十餘人雖蒙打問未經送司擬罪但禍生有門職雖不敢謂若輩槩無可擬之罪而孽由天降亦不敢謂若輩盡冒不赦之條此一百五十八人者豈無事從詿悞而情有

可矜者乎又豈無株連蔓引並無証佐鑿空駕虛無可結証者乎一入桎梏淹延歲月三木囊頭暴於堦下流離瑣尾之状蓋有不忍言者且烈日爍金火雲凝日蘊隆之毒充斥囹圄漸染成疫十日而九以其時則苦矣諸犯嗷嗷熱審之舉不啻望歲乃久繫於獄不得恭送法司定擬無論無罪被玉石俱焚之禍即有罪者不能伏其辜亦非所以肅法紀而儆人心也 皇上頃從禮官言以入春來雨澤愆期深切儆惕 命大小臣工痛加修省 命順天等官竭誠祈禱大哉 皇言蓋念旱久爐作欲舉三輔之民而濡沫之耳彼 詔獄之中縲絏沴穢滯騰上下有傷和氣獨非 聖衷所軫念而欲

生之日乎職讀史至漢和帝幸洛陽寺錄囚徒理寃滯未及還宮而雨宋太宗以旱遣使分行諸路決獄是夕雨未甞不嘆漢宋之君尚能恤寃民而格天心如此況皇上聰明仁愛超出二君萬萬者而祈求雨澤豈徒一素服角帶一減膳徹樂之爲兢兢哉所爲恤向隅之泣照覆盆之寃者端有見於今日矣伏望 皇上俯察職言 勅下法司將見監犯人參送該司詳鞫細究定擬招詳有罪無罪分別上 請俟熱審之時俾得共與欽恤之澤豈惟諸犯戴 皇恩於不朽祝萬壽於無疆而和氣翔洽天心感應胥夫率土佇荷甘霖之濡矣

朝審

太祖洪武三十年置政平訟理二牓諭羣臣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朕覩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報欲訟理者　命行人持訟理牓諭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牓宣德意遣之縱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為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成祖永樂元年　上以囚多淹滯冤抑　命刑部都察院

大理寺引奏仍依　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二年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録囚既多矜宥尚慮有冤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　諭曰囚皆人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抑即來白　二十二年十月大理寺奏决重囚

仁宗洪熙元年令三法司内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外審録　二年五月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　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寒憂愁多死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

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　命北京百姓有犯應决者許收贖　十月鄭賜等言北來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以惡木廢發生君子不以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賜又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南海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一月江浦知縣周巖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詣

益毋老無養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九年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彛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　命百司凡　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僞帖

憲宗成化十三年雲南巡撫王恕題奏近該臣等題爲外

夷脫四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清齎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齎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 錢能等交通外國撥擾一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鍾蕃等處節有緘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 朝廷自有 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 上下所司究之

孝宗弘治十五年令凡奉 旨於在京拿人錦衣衛給

駕帖刑科批日若差人出外提人取物勘事皆給精微
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如不同就擒解
京其法司提在京人犯止用手本差辦事吏或防軍將
原告押送各該衙門認拿情輕干證及婦女不係奸盜
者著落店家保領聽牌情尤輕者照出聽錄囚審决

恤刑

太祖洪武初年刑部奏決重囚　上諭之曰朕嘗　命汝
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
法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繫以
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
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

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六年仲冬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上令行人持節　諭之有寃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　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之一不實則死御寃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寃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輙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不能發者須詳恐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　二十二年冬十月大理寺奏決重囚

太祖洪武十六年七月遣史録囚於諸省

仁宗洪熙間　面諭三法司諸臣曰人命甚重　帝皇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寃地下傷　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令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　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鍛鍊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罪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决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寃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　命三法司今後審决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十二月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不敢犯若不明其情任巳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寃抱恨者最所深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巳當存憐獄之心如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迕爲慮也

宣宗宣德八年　諭法司處決天下重囚但憑所具之詞寧無虛飾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復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果無寃枉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番異不服

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
英宗天順三年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録囚
孝宗弘宗二年大雨水溢　詔審録囚　是年令法司每年立秋時將在外監候聽决重囚不分有無訴訟備查各囚籍貫姓名及在外見監問有無招擬一應死罪囚犯通行具奏轉行各該巡按御史會同都布按三司并分巡分守南北直隸行移差去審刑主事會同巡按御史督同都司府衛從公研審除情真罪當者照例處决果有冤枉者即與辯理情可矜疑者徑自具奏定奪其未轉詳者責令轉詳未問結者督同問結俱要遍歷研審著為令　四年夏四月　勑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録

在京罪囚

按國制凡重囚京師歲霜降後會五府九卿科道錄之

上情情真者戍邊有詞調司再問比律者監候

遣使事例

英宗正統十二年差刑部大理寺官往南北直隸及十三

布政司會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錄死罪可矜可疑及

事無證佐可結證者且奏處置徒流以下減等發落若

御史別有公務督同所在有司審錄原問官故入等罪

俱不追究

憲宗成化元年十一月刑部奏南京刑部左侍郎陳翌因

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 正統間事例差官請 勅分

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録事下臣
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　京朝覲廣東
廣西四川賊情未息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
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録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
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審詳不
許淹滞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
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官審録從之　八年奏准今後
五年一次請　勑差官往两直隸各布政司録囚
世宗嘉靖六年令凡五年審録有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
减一年枷號人犯即行釋放　七年議准僞造印信并
竊盜三犯者審録官不得用可矜之例　二十六年令

凡經審錄官奏審過重囚奉有　欽依饒死者撫按官即遵照發遣不許仍報決單故行奏擾三司官如有故違欽恤敢為崙異竟致人於死者巡按御史指實具奏

又題准各該司府州縣過五年一次本部差官審錄將充軍人犯除已經解發著伍外其餘不分曾否詳允及雖經定衛尚未起解者逐一開送審錄其經審錄官辯釋者務要遵照發落不許問官偏抑阻撓

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當　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為國恤民以固邦本之長慮哉

今上萬曆三年議准各審錄官量地遠近嚴立程限分為
四等出京之後北直隸限三個月山東山西陝西河南
限四個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限五個月四
川兩廣雲貴限六個月入境以辭朝日為始復　命以
出境日為始俱先具不違揭帖送部查考如違前限從
重叅究堂上官仍不時體訪如有不諳刑名行事乖方
者即行叅奏降黜　四年　勅審錄官軍罪有不用全
例摘引例文及不分首從濫坐者如未發遣即附入矜
疑疏內題請開釋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已徒而又
犯律該決訖所犯杖數總徒四年者各減去一半例該
枷號者就便釋放其餘徒流等罪各減等擬審發落管

罪放免其贓犯除侵盜係官錢糧五十兩糧一百石以上者照舊監追如還官銀不足五十兩幷入官給主百兩以上各贓監追至五年或正犯身故逮及子孫勘無家產者俱許審實具奏開豁其各處查盤坐贓追賠銀兩草束亦聽勘查正犯存亡家產有無具奏裁奪每一府事完即便奏請不必等候通完　五年令各審錄官候一省事完之日通查前後所奏已經覆議依准改駁件數多寡通行考覈者刑名未諳改駁數多者照舊例叅究降黜　十一年議准在差官係員外者從陞郎中係寺副者得陞寺正令以陞職管原差事務差滿通考

夏月錄囚事例

英宗正統十四年春夏旱災　命內臣一員公同三法司
堂上官會審見監聽决罪囚情重者類奏處置
世宗嘉靖元年夏　諭兩法司并錦衣衛見今天氣向熱
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証者即行釋放徒流以下便減等
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者俱開寫來看自後歲以
爲常　十年奏准兩京法司凡遇每年熱審并五年審
録之期一應𣗥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一體減去一年
遣官按事
憲宗成化四年四月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
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鄭山刑部員外周
正方往按之　十一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疏劾

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吏部右侍郎章綸刑部右侍郎王恕工部侍郎范理大理寺少卿金紳

上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禁科罰

憲宗成化七年十一月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輙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　役以入已至有假立文簿虛捏支銷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獘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

復科罰悉治其罪使無爲下民之害從之

刑其

憲宗成化十一年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　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　詔可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終